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離通天窟 獲三寶驚走白玉堂

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，外號兒搖晃山；那正東北來的姓費行七，外號兒叫爬山蛇。他二人路上說話，不提防樹後有人竊聽。姚六走得遠了；這裡費七被丁二爺追上，從後面一伸手將脖項摺住，按倒在地，道：「費七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費七細細一看道：「丁二爺，為何將小人擒住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通天窟在於何處？」費七道：「從此往西去不遠，往南一稍頭，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，那就是通天窟。」二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合你借宗東西，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。」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，道：「二員外，你老讓我起來，我好脫衣裳呀。」丁二爺將他一提，攏住髮絡，道：「快脫。」費七無奈，將衣裳脫下。丁二爺拿了搭包，又將他拉到背眼的去處，揀了一棵合抱的松樹，叫他將樹抱住，就用搭包捆縛結實。費七暗暗著急道：「不好！我別要栽了罷。」忽聽丁二爺道：「張開口。」早把一塊衣襟塞住，道：「小子，你在此等到天亮，橫豎有人前來救你。」費七哼了一聲，口中不能說，心裡卻道：「好德行！虧了這個天不甚涼；要是冷天，饒凍死了，別人遠遠的瞧著，拿著我還當做旱魃呢。」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，披了衣服，竟奔通天窟而來。果然隨山石門，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。已聽見有人唱：「有一個柳迎春哪，他在那個井呵，井呵唔邊哪，汲汲汲水啣！」丁二爺高聲叫道：「李三哥，李三哥。」只聽醉李道：「誰呀？讓我把這個巧腔兒唱完了呵。」早見他趨趨趨的出來，將二爺一看，道：「哎呀！少會呀，尊駕是誰呀？」二爺道：「我姓費行七，是五員外新挑來的。」說話間，已將腰牌取出，給他看了。」醉李道：「老七，休怪哥哥說，你這個小模樣子伺候五員外，叫哥哥有點不放心呀。」丁二爺連忙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！我奉員外之命。因姚六回了員外，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砸了，員外不信，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質對。」醉李聽了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！他沒有一頓不鬧的，把姚六罵得不吐核兒，卻沒有罵我。——甚麼緣故呢？我是不敢上前的。再者那個門我也拉不動他。」丁二爺道：「員外立等，你不開門，怎麼樣呢？」醉李道：「七兄弟，勞你的駕罷！你把這邊假門的銅環拿住了，往懷裡一帶，那邊的活門就開了。哥哥喝醉了，那裡有這樣的力氣呢？你拉門，哥哥叫姓展的，好不好？」丁二爺道：「既是如此……」上前攏住銅環，往懷裡一拉，輕輕的門就開了。醉李道：「老七，好兄弟！你的手頭兒可以。怨得五員外把你挑上呢。」他又扒著石門道：「展老爺，展老爺，我們員外請你老呢。」只見裡面出來一人道：「夤夜之間，你們員外又請我作甚麼？難道我怕他有甚麼埋伏麼？快走，快走！」

丁二爺見展爺出來，將手一鬆，那石門已然關閉。向前引路，走不多遠，便煞住腳步，悄悄的道：「展兄可認得小弟麼？」展爺猛然聽見，方細細留神，認出是兆蕙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「賢弟從何而來？」二爺便將眾兄弟俱來了的話說了。又見迎面有燈光來了。他二人急閃入林後，見二人抬定一罈酒，前面是姚六，口中抱怨道：「真真的咱們員外，也不知是安著甚麼心？好酒好菜的供養著他，還討不出好來。也沒見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，成日家罵不絕口。……」

剛說到此，恰恰離丁二爺不遠。二爺暗暗將腳一勾，姚六往前一撲，口中哎呀道：「不好！」咕咚——克嚙——撲哧。咕咚是姚六爬下了，克嚙是酒罈子砸了，撲哧是後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。丁二爺已將姚六按住，展爺早把那人提起。姚六認得丁二爺道：「二員外，不干小人之事。」又見揪住那人的是展爺，連忙央告道：「展老爺，也沒有他的事情。求二位爺饒恕。」展爺道：「你等不要害怕，斷不傷害你等。」二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卻放不得他們。」於是將他二人也捆縛在樹上，塞住了口。

然後展爺與丁二爺悄悄來到五義廳東竹林內，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，快到連環窟催取三寶。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而來。到了竹林衝要之地，展爺便煞住腳步，竟等截取三寶。

不多時，只見白福提著燈籠，托著包袱，嘴裡哼著唱灤州影。他可一壁唱著，一壁回頭往後瞧。越唱越瞧得利害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覺得身後吡拉吡拉的響。將燈往身後一照，仔細一看，卻是枳荊紮在衣襟之上，口中嘟囔道：「我說是甚麼響呢？怪害怕的。原來是他呀。」連忙撂下燈籠，放下包袱，回身摘去枳荊。轉臉兒看，燈籠滅了，包袱也不見了。這一驚非小，剛要找尋，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：「白福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白福仔細看時，卻是展爺，連忙央告道：「展老爺，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，這是何苦呢？」展爺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放心。我斷不傷害於你。你須在此歇息歇息，再去不遲。」說話間，已將他雙手背剪。白福道：「怎麼，我這麼歇息麼？」展爺道：「你這麼著不舒服，莫若爬下。」將他兩腿往後一撩，手卻往前一按。白福如何站得住，早已爬伏在地。展爺見旁邊有一塊石頭，端起來，道：「我與你蓋上些兒，看夜靜了著了涼。」白福哎呀道：「展老爺，這個被兒太沉！小人不冷，不勞展老爺疼愛我。」展爺道：「動一動我瞧瞧，如若嫌輕，我再給你蓋上一個。」白福連忙接言道：「展老爺，小人就只蓋一個被的命；若是再蓋上一塊，小人就折受死了。」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，便奔樹根之下，取來包袱。誰知包袱卻不見了。展爺吃這一驚，可也不小。

正在詫異間，只見那邊人形兒一晃，展爺趕步上前。只聽撲哧一聲，那人笑了。展爺倒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誰？」一壁問，一壁看，原來是三爺徐慶。展爺便問：「三弟幾時來的？」徐爺道：「小弟見展兄跟他來，惟恐三寶有失，特來幫扶。不想展兄只顧給白福蓋被，卻把包袱拋露在此。若非小弟收藏，這包袱不知落於何人之手了。」說話間，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，遞給展爺。展爺道：「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，可以藏得包袱呢？」徐爺說：「告訴大哥說，我把這陷空島大小去處，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，別人皆不能知，小弟沒有不知道的。」展爺點頭道：「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。」

二人離了松林，竟奔五義廳而來。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著酒席，丁大爺坐在上首，柳青坐在東邊，白玉堂坐在西邊，左脅下帶著展爺的寶劍。見他前仰後合，也不知是真醉呀，也不知是假醉，信口開言道：「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：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，或將他革了職，連包相也得處分，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，方才出這口惡氣。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，怎麼見我？怎麼對過開封府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上面丁兆蘭卻不言語。柳青在旁，連聲誇贊。

外面眾人俱各聽見。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，一時性起，手持利刀，竟奔廳上而來。進得門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姓白的，先吃我一刀。」白玉堂正在那裡談得得意，忽見進來一人手舉鋼刀，竟奔上來了。忙取腰間寶劍，一罷咧，不知何時失去。（誰知丁大爺見徐爺進來，白五爺正在出神之際，已將寶劍竊到手中。）白玉堂因無寶劍，又見刀臨切近，將身向旁邊一閃，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。只聽拍的一聲，將椅背砍得粉碎。徐爺又掄刀砍來，白玉堂閃在一旁，說道：「姓徐的，你先住手。我有話說。」徐爺聽了，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」白玉堂道：「我知你的來意。知道拿住展昭，你會合丁家兄弟前來救他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已向展昭言明：不拘時日，他如能盜回三寶，我必隨他到開封府去。他說只用三天，即可盜回。如今雖未滿限，他尚未將三寶盜回。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，恐傷他的臉面。今仗著人多，欲將他救出，三寶也不要了，也不管姓展的怎麼回覆開封府，怎麼腆顏見我。你們不要臉，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麼？」徐爺聞聽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姓白的，你還作夢呢！」即回身大叫：「展大哥，快將三寶拿來。」早見展爺托定三寶，進了廳內，笑吟吟的道：「五弟，劣兄幸不辱命。果然未出三日，已將三寶取回，特來呈閱。」

白玉堂忽然見了展爺，心中納悶，暗道：「他如何能出來呢？」又見他手托三寶，外面包的包袱還是自己親手封的，一點也不差，更覺詫異。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。心中暗想道：「我如今要隨他們上開封府，又滅了我的銳氣；若不同他們前往，又失卻前言。」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聽徐爺嚷道：「姓白的，事到如今，你又有何說？」白玉堂正無計脫身，聽見徐爺之言，他便拿起砍傷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。徐爺急忙閃過，持刀砍來。白玉堂手無寸鐵，便將蔥綠鬚脫下從後身脊縫撕為兩片，雙手掄起，擋開利刀，急忙出了五義廳，竟奔西邊竹林而去。盧方向前說道：「五弟且慢，愚兄有話與你相商。」白玉堂並不答言，直往西去。丁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相強，也就不好追趕。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。白玉堂恐他趕上，到了竹林密處，即將一片蔥綠鬚搭在竹子之上。徐爺見了，以為白玉堂在此歇息，躡足潛蹤，趕將上去，將身子往前一竄，一把抓住，道：「老五呀！你還跑到那裡去？」用手一

提，卻是半片綠鬘，玉堂不知去向，此時白玉堂已出竹林，竟往後山而去。看見立峰石，又將那片綠鬘搭在石峰之上，他便越過山去。

這裡徐爺明知中計，又往後山追來。遠遠見玉堂在那裡站立，連忙上前。仔細一看，卻是立峰石上搭著半片綠鬘，已知白玉堂去遠，追趕不及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，忽見徐慶等進來，徐爺就與五爺交手，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。自己一想：「我若偷偷兒的溜了，對不住眾人；若與他等交手，斷不能取勝。到了此時，說不得仗著膽子，只好充一次朋友。」想罷，將桌腿子卸下來，拿在手中，嚷道：「你等既與白五弟在神前結盟，死生共之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真乃叫我柳某好笑！」說罷，掄起桌腿，向盧方就打。盧方一肚子的氣，正無處可出。見柳青打來，正好拿他出氣。見他臨近，並不招架，將身一閃躲過，卻使了個掃堂腿。只聽撲通一聲，柳青仰面跌倒。盧爺叫莊丁將他綁了。莊丁上前將柳青綁好。柳青白馥馥一張面皮，只羞得紫微微滿面通紅，好生難看。

盧方進了大廳，坐在上面。莊丁將柳青帶到廳上。柳青便將二目圓睜，嚷道：「盧方，敢將柳某怎麼樣？」盧爺道：「我若將你傷害，豈是我行俠尚義所為。所怪你者，實係過於多事耳。至我五弟所為之事，無須與你細談。叫莊丁將他放了去罷。」柳青到了此時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盧方道：「既放了你，你還不走，意欲何為？」柳青道：「走可不走麼？難道說，我還等著吃早飯麼？」說著話，搭搭訕訕的就溜之乎也。

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兄弟說道：「你我仍須到竹林裡尋找五弟去。」展爺等說道：「大哥所言甚是。」正要前往，只見徐爺回來，說道：「五弟業已過了後山，去得蹤影不見了。」盧爺跌足道：「眾位賢弟不知，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。越過水面，那邊松江，極是快捷方式之路，外人皆不能到。五弟在山時，他自己練的獨龍橋，時常飛越往來，行如平地。」大家聽了同聲道：「既有此橋，咱們何不追了他去呢？」盧方搖頭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名雖叫獨龍橋，卻不是橋；乃是一根大鐵鏈，有樁二根，一根在山根之下，一根在那泊岸之上，當中就是鐵鏈。五弟他因不知水性，他就生心暗練此橋，以為自己能夠在水上飛騰越過，也是一片好勝之心。不想他閒時治下，竟為今日忙時用了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發怔。

忽聽丁二爺道：「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。」大家忙問甚麼話。丁二爺道：「蔣四哥早已說過：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——巧咧，他要自行投到，把眾兄弟們一網打盡。看他這個光景，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呢。」盧爺展爺聽了，更覺為難，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我們豈不白費了心麼？怎麼去見相爺呢？」丁二爺道：「這倒不妨。還好，幸虧將三寶盜回，二位兄長也可以交差，蓋得過臉兒去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天已亮了，莫若俱到舍下，與蔣四哥共同商量個主意才好。」

盧爺吩咐水手預備船隻，同上茱萸村，又派人到蚯蚓灣蘆葦深處，告訴丁二爺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莊，不必在那裡等了。又派人到松林將姚六費七白福等鬆放回來。丁二爺仍將湛盧寶劍交與展爺佩帶。盧爺進內略為安置，便一同上船，竟奔茱萸村去了。

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，竟奔後山而來。到了山根之下，以為飛身越渡，可到松江。仔細看時，這一驚非小。原來鐵鏈已斷，沉落水底。玉堂又是著急，又是為難，又恐後面有人追來。忽聽蘆葦之中，伊呀伊呀，搖出一隻小小漁船。玉堂滿心歡喜，連忙喚道：「那漁船快向這邊來，將俺渡到那邊，自有重謝。」只見那船上搖櫓的卻是個年老之人，對著白玉堂道：「老漢以捕魚為生，清早利市，不定得多少大魚。如今渡了客官，耽延工夫，豈不誤了生理？」玉堂道：「老丈，你只管渡我過去。到了那邊，我加倍賞你如何？」漁翁道：「既如此，千萬不可食言！老漢渡你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將船搖到山根。

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